

初刻拍案驚奇

奇驚案拍刻初

〔明〕凌濛初著

王古魯蒐錄編註

古典文学出版社

一九五七·上海

初刻拍案驚奇

〔明〕凌濛初著

王古魯蒐錄編註

*

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康平路152弄18号)

上海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零捌陸号

中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*

書号 126

开本 850×1168 耗 1/32 印張 27 3/4 插頁 1 字數 533,000

一九五七年九月第一版

一九五七年九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—43,000 定价(6) 2.60 元



原书缺页

初刻拍案驚奇卷之二十

李克讓竟達空函

劉元普雙生貴子

詩曰：

全婚昔日稱裴相〔二〕，

助殯千秋慕范君〔三〕。

慷慨奇人難屢見，

休將仗義望朝紳！

這一首詩，單道世間人周急者少，繼富者多。爲此常言說道：『只有錦上添花，那得雪中送炭？』只這兩句言語，道盡世人情態。比如一邊有財有勢，那趨財慕勢的多只向一邊去。這便是俗語叫做『一帆風』，又叫做『鵝鴿子旺邊飛』。若是財利交關，自不必說。至于婚姻大事，兒女親情，有貪得富的，便是王公貴戚，自甘與團頭〔三〕作對；有嫌着貧的，便是世家巨族，不得與甲長聯親，自道有了一分勢要〔四〕，兩貫浮財，便不把人看在眼里裏。又有那身在青雲之上，拔人淤泥之下，重捐己資，曲全婚配。恁般樣人，實是從前寡見，近世罕聞。冥冥之中，天公自然照察。元來那「夫妻」二字，極是鄭重，極宜斟酌。報應極是昭彰，世人決不可戲而不戲，胡作亂爲，或者因一句話上，成就了一家兒夫婦；或者因一紙字中，拆散了一世的姻緣。就是陷于不知，因果到底不爽。

且說南直〔五〕長洲有一村農，姓孫，年五十歲。娶下一個後生繼妻，前妻留下一個兒子，一房媳婦，且是孝順。但是爹娘說話，不論好歹真假，多應在肚裏的任從。那老兒和兒子，每日只是鋤田耙地，出

去養家過活，婆媳兩個在家績麻拈苧，自做生理。却有一件奇怪，元來那婆子雖數上了三十多個年頭，十分的不長進（六），又道是『婦人家入土方休』，見那老子是個養家經紀之人，不恁地理會這些勾當，所以閒常也與人做了些不伶俐的身分，幾番幾次，漏在媳婦眼裏。那媳婦自是個老實勤謹的，只以孝情爲上，小心奉事翁姑，那裏有甚心去捉他破綻？誰知道：『無心人對着有心人』，那婆子自做了這些話把，被媳婦每每衝着，虛心病了，自沒意思。却恐怕有甚風聲，吹在老子和兒子耳朵裏頭，倒在老子面前搬門。又道是：『枕邊告狀，一說便准。』那老子信了婆子的言語，帶水帶漿的羞辱毀罵了兒子幾次，那兒子是個孝心的人，聽了這些話頭，沒個來歷，直擺佈得夫妻兩口終日合嘴合舌（七），甚不相安。看官聽說：世上只有一夫一妻，一竹竿到底的，始終有些正氣，自不甘學那小家腔派。獨有最狠毒最狡猾最短見的，是那晚婆，大概不是一婚兩婚人，便是那低門小戶，撿剩貨與那不學好爲夫所棄的，這幾項人，極是『老鯽溜（八）』，也會得使人喜，也會得使人怒，弄得人死心塌地，不敢不從。元來世上婦人除了那十分貞烈的說着那話兒，無不着緊。男子漢到中年筋力漸衰，那娶晚婆的大半是中年人做的事，往往男大女小，假如一個老蒼男子娶了水也似一個嬌嫩婦人，縱是千箱萬斛儘你受用，却是那話兒有些支吾不過，自覺得過意不去。隨你有萬分不是處，也只得依順了他。所以那家庭間每每被這等人，炒得十清九濁。

這閒話且放過，如今再接前因。話說吳江有個秀才蕭王賓，胸藏錦繡，筆走龍蛇，因家貧，在近處人家處館，早出晚歸。主家間壁是一座酒肆，店主喚做熊敬溪，店前一個小小堂子，供着五顯靈官（九）。那

王寶因在主家出入，與熊店主相熟。

忽一夜，熊店主得其一夢，夢見那五位尊神對他說道：『蕭狀元終日在此來往，吾等見了，坐立不安，可爲吾等築一堵短壁兒，在堂子前遮蔽遮蔽。』店主人醒來想道：『這夢甚是蹊蹺！說甚麼蕭狀元？難道便是間壁處館的那個蕭秀才？我想恁般一個寒酸措大，如何便得做狀元？』心下疑惑，却又道：『除了那個姓蕭的，却又不曾與第二個姓蕭的相熟。』凡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，況且神道的言語，寧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無，』次日起來，當真在堂子前面填起一堵短牆，遮了神聖，却自放在心里不題。

隔了幾日，蕭秀才往長洲探親，經過一個村落人家，只見一夥人聚在一塊在那裏喧嚷。蕭秀才挨在人叢裏看一看，只見衆人指着道：『這不是一位官人？來得湊巧，是必央及這官人則個。省得我們村裏人去尋門館先生。』連忙請蕭秀才坐着，將過紙筆道：『有煩官人寫一寫，自當相謝。』蕭秀才道：『寫個甚麼？且說個緣故。』只見一個老兒與一個小後生走過來道：『官人聽，我們是這村裏人，姓孫，爺兒兩個，一個阿婆，一房媳婦。耐耐媳婦十分不學好，到終日與阿婆斗氣，我兩個又是養家經紀人，一年到頭，沒幾時住在家裏。這樣婦人，若留着他，到底是個是非堆（二），爲此今日將他發還娘家，任從別嫁。他每衆位多是地方中見。爲是要寫一紙休書，這村裏人沒一個通得文墨。見官人經過，想必是個有才學的，因此相煩官人替寫一寫。』蕭秀才道：『原來如此，有甚難處？』便逞着一時見識，舉筆一揮，寫了一紙休書交與他兩個，他兩個便將五錢銀子送秀才作潤筆（二）之資。秀才笑道：『這幾

行字值得甚麼？我却受你銀子！』再三不接，拂着袖子，撇開衆人，徑自去了。這裏自將休書付與婦人，那婦人可憐勤勤謹謹，做了三四年媳婦，沒緣沒故的休了他，咽着這一口怨氣，扯住了丈夫，哭了又哭，號天拍地的不肯放手。口里說道：『我委實不會有甚歹心，負了你，你聽着一面之詞，離異了我，我生前無分辨處，做鬼也要明白此事！今世不能合你相見了，便死也不忘記你。』這幾句話，說得旁人俱各掩淚。他丈夫也覺得傷心，忍不住哭起來。却只有那婆子看着，恐怕兒子有甚變卦，流水和老兒兩個拆開了手，推出門外。那婦人只得含淚去了不題。

再說那熊店主重夢見五顯靈官，對他說道：『快與我等拆了面前短壁，攔着十分鬱悶。』店主夢中道：『神聖前日分付小人起造，如何又要拆毀？』靈官道：『前日爲蕭秀才時常此間來往，他後日當中狀元，我等見了他坐立不安，所以教你築牆遮蔽。今他于某月某日，替某人寫了一紙休書，拆散了一家夫婦，上天鑒知，減其爵祿。今職在吾等之下，相見無礙，以此可拆。』那店主正要再問時，一跳驚醒。想道：『好生奇異！難道有這等事！明日待我問蕭秀才，果有寫休書一事否？便知端的。』明日當真先拆去了壁，却好那蕭秀才踱將來，店主邀住道：『官人有句說話，請店裏坐地。』入到裏面坐定吃茶，店主動問道：『官人曾于某月某日與別人代寫休書麼？』秀才想了一會道：『是曾寫來，你怎地曉得？』店主遂將前後夢中靈官的說話，一一告訴了一遍。秀才聽罷目瞪口呆，懊悔不及，後來果然中了孝廉。只做到一個知州地位。那蕭秀才因一時無心失悞，白白送了一個狀元，世人做事不可不檢點！曾有詩道得好：

人生行好事，作者不自知。

起念埋根際，須思決局時。

動止雖微渺，干連已彌滋。

昏昏羅天網，方知悔是遲。

試看那拆人夫婦的，受禍不淺，便曉得那完人夫婦的，獲福非輕。如今單說前代一個公卿，把幾個他州外府之人，認做至親骨肉，撮合了才子佳人，保全了孤兒寡婦，又安葬了枯骨骷髏，如此陰德，又不止是完人夫婦了。所以後來受天之報，非同小可。

這話文出在宋真宗二言時，西京洛陽縣有一官人姓劉名弘敬，字元普，曾任過青州刺史，六十歲上告老還鄉，繼娶夫人王氏，年尙未滿四十。廣有家財，並無子女。一應田園典鋪，俱託內姪王文用管理，自己只是在家中廣行善事，仗義疎財，揮金如土，從前至後，已不知濟過多少人了，四方無人不聞其名。只是並無子息，日夜憂心。

時遇清明節屆，劉元普分付王文用整備了犧牲酒醴，往墳塋祭掃，與夫人各乘小轎，僕從在後相隨。不踰時，到了墳上，澆奠已畢，元普拜伏墳前，口中說着幾句道：

堪憐弘敬年垂邁，不孝有三無後大。

七十人稱自古稀，殘生不久留塵界。

今朝夫婦拜墳塋，他年誰向墳塋拜？

膝下蕭條未足悲，從前血食何容艾。

天高聽遠實難憑，一脈宗親須憫愛。

訴罷中心淚欲枯，先靈不爽知何在？

當下劉元普說到此處，放聲大哭。旁人俱各悲悽。那王夫人極是賢德的，拭着淚上前勸道：『相公請免愁煩，雖是年紀將暮，筋力未衰。妾身縱不能生育，當別娶少年爲妾，子嗣尙有可望，徒悲無益。』劉元普見說，只得勉強收淚，分付家人送夫人乘轎先回，自己留一個家僮相隨，閒行散悶，徐步回來。將及到家之際，遇見一個全真先生，手執招牌，上寫着『風鑑通神』。元普見是相士，正要卜問子嗣，便延他到家中來坐。吃茶已畢，元普端坐求先生細相。先生仔細相了一回，略無忌諱，說道：『觀君氣色非但無嗣，壽亦在旦夕矣。』元普道：『學生年近古稀，死亦非妖。子嗣之事，至此暮年，亦是水中撈月了。但學生自想，生平雖無大德，濟弱扶傾，矢志已久。不知如何罪業，遂至殄絕祖宗之祀？』先生微笑道：『使君言差矣！自古道：「富者怨之叢，」使君廣有家私，豈能一一綜理？彼任事者只顧肥家，不存公道，大斗小秤，侵剝百端，以致小民愁怨。使君縱然行善，只好功過相酬耳，恐不能獲福也。使君但當悉杜其弊，益廣其仁慈，多福多壽多男，特易易耳。』元普聞言，默然聽受。先生起身作別，不受謝金，飄然去了。元普知是異人，深信其言，遂取田園典舖帳目一一稽查，又潛往街市鄉間，各處探聽，盡知其實。遂將衆管事人一一申飭，並妻姪王文用也受了一番呵叱，自此益修善事不題。

却說汴京有個舉子李遜字克讓，年三十六歲。取妻張氏，生子李彥青，小字春郎，年方十七歲。本是

西粵人氏，只爲與京師篤遠，十分孤貧，不便赴試。數年前挈妻攜子流寓京師，却喜中了新科進士，除授錢塘縣尹，擇個吉日，一同到了任所。李克讓看見湖山佳勝，宛然神仙境界，不覺心中爽然。誰想貧儒命薄，到任未及一月，犯了個不起之症。正是：

濃霜偏打無根草，禍來只奔福輕人。

那張氏與春郎請醫調治，百般無效，看看待死。一日李克讓喚妻子到床前，說道：『我苦志一生，得登黃甲，死亦無恨。但只爾等無家可奔，無族可依，教我撇下寡婦孤兒，如何是了？可痛！可憐！』說罷，淚如雨下。張氏與春郎勸住。克讓想道：『聞洛陽劉元普仗義疎財，名傳天下，不論識認不識認，但是以情相求，無有不應。除是此人，可以託妻寄子。』便叫：『娘子，扶我起來坐了。』又叫兒子春郎取過文房四寶，正待舉筆，忽又停止。心中好生躊躇道：『我與他從來無交，難敘寒溫。這書如何寫得？』急忙心生一計，分付妻兒取些湯水，把兩個人都遣開了。及至取得湯水來時，已自把書重重封固，上面寫十五字，乃是『辱弟李遜書呈洛陽恩兄劉元普親拆。』把來遞與妻兒收好，說道：『我有个八拜爲交的故人，乃青州刺史劉元普，本貫洛陽人氏，此人義氣干霄，必能濟汝母子。將我書前去投他，料無阻拒，可多多拜上劉伯父，說我生前不及相見了。』隨分付張氏道：『二十載恩情，今長別矣。倘蒙伯父收留，全賴小心相處，必須教子成名，補我未逮之志。你已有遺腹兩月，倘得生子，使其仍讀父書。若生女時，將來許配良人，我雖死亦瞑目。』又分付春郎道：『汝當事劉伯父如父，事劉伯母如母，又當孝敬母親，勵精學業，以圖榮顯。我死猶生，如違我言，九原之下，亦不安也！』兩人垂淚

受教，又囑付道：『身死之後，權寄棺木浮丘寺中，俟投過劉伯父，徐圖殯葬，但得安土埋藏，不須到西粵。』說罷，心中哽咽，大叫道：『老天！老天！我李遜如此清貧，難道要做一個縣令，也不能勾！』當時轟然倒在床上，已自叫喚不醒了。正是：

君恩新荷喜相隨，誰料天年已莫追！

休爲李君傷疾逝，四齡已可傲顏回〔二七〕。

張氏春郎各各哭得死而復甦，張氏道：『撇得我孤孀二人好苦！倘劉君不肯相容，如何處置？』春郎道：『如今無計可施，只得依從遺命。我爹爹最是識人，或者果是好人也未見得。』張氏却將囊橐檢點，那曾還剩得分文！元來李克讓本是極孤極貧的，做人甚是清正。到任又不上一月，雖有些少，已爲醫藥廢盡了。還虧得同僚相助，將來買具棺木盛殮，停在衙中。母子二人朝夕哭奠，過了七七之期，依着遺言寄柩浮丘寺內。收拾些少行李盤纏，帶了遺書，飢餐渴飲，夜宿曉行，取路投洛陽縣來。

却說劉元普一日正在書齋閒玩古典，只見門上人報道：『外有母子二人，口稱西粵人氏，是老爺至親戚，有書拜謁。』元普心下着疑，想道：『我那裏來這樣遠親？』便且教請進。母子二人，走到跟前，施禮已畢。元普道：『老夫與賢母子在何處識面？實有遺忘，伏乞詳示。』李春郎答道：『家母小侄，其實不曾得會。先君却是伯父至交。』元普便請姓名，春郎道：『先君李遜，字克讓，母親張氏。小侄名彥青，小字春郎，本貫西粵人氏。先君因赴試，流落京師，以後得第，除授錢塘縣尹。一月身亡，臨終時憐我母子無依，說有洛陽劉伯父，是幼年八拜至交，特命亡後，費了手書，自任所前來拜懇。故此母

子造宅，多有驚動。」元普聞言，茫然不知就裏。春郎便將書呈上，元普看了封簽上面十五字，好生詫異。及至拆封看時，却是一張白紙。吃了一驚，默然不語，左右想了一回，猛可裏「心中省悟道：『必是這個緣故無疑。我如今不要說破，只叫他母子得所便了。』」張氏母子見他沈吟，只道不肯容納。豈知他却是天大一場美意。元普收過了書，便對二人說道：「李兄果是我八拜至交，指望再得相會，誰知已作古人？可憐！可憐！今你母子就是我家骨肉，在此居住便了。」便叫請出王夫人來說知來歷，認爲妯娌。春郎以子侄之禮自居，當時擺設筵席款待。二人酒間說起李君靈柩在任所寺中。元普一力應承殯葬之事，王夫人又與張氏細談，已知他有遺腹兩月了。酒散後，送他母子到南樓安歇。家伙器皿，無一不備，又撥幾個僮僕服侍，每日三餐，十分豐美。張氏母子得他收留，已自過望，誰知如此殷勤，心中感激不盡。過了幾時，元普見張氏德性溫存，春郎才華英敏，更兼謙謹老成，愈加敬重。又一面打發人往錢塘扶柩了。

忽一日，正與王夫人閒坐，不覺掉下淚來。夫人忙問其故，元普道：「我觀李氏子，儀容志氣，後來必然大成。我若得這般一個兒子，真可死而無恨。今年華已去，子息杳然，爲此不覺傷感。」夫人道：「我屢次勸相公娶妾，只是不允。如今定爲相公覓一側室，管取宜男。」元普道：「夫人你說這話，我雖垂暮，你却尙是中年。若是天不絕我劉門，難道你不能生育？若是命中該絕，縱使姬妾盈前，也是無干。」說罷，自出去了。夫人這番却立意要與丈夫娶妾，曉得與他商量，定然推阻。便私下叫家人喚將做媒的薛婆來，說知就裏，又囑付道：「直待事成之後，方可與老爺得知。必用心訪個德容兼備的，我老爺總

肯是一般相看。』薛婆一一應諾而去。過不多日，薛婆尋了幾頭來說，領來看了沒一個中夫人的意。薛婆道：『此間女子，只好怎樣。除非汴梁帝京五方雜聚去處，才有出色女子。』恰好王文用有別事要進京，夫人把百金密託了他，央薛婆同去尋覓。薛婆也有一頭媒事要進京，兩得其便，就此起程不題。

如今再表一段緣因，話說汴京開封府祥符縣（二）有一進士，姓裴名習，字安卿，年登五十，夫人鄭氏早亡。單生一女，名喚蘭孫，年方二八，儀容絕世。裴安卿做了郎官（三）幾年，陞任襄陽刺史。有人對他說道：『官人向來清苦，今得此美任，此後只愁富貴不愁貧了。』安卿笑道：『富自何來？每見貪酷小人，惟利是圖，不過使這幾家治下百姓，賣兒貼婦，充其囊橐。此真狼心狗行之徒！天子教我爲民父母，豈是教我殘害子民！我今此去，惟吃襄陽一杯淡水而已。貧者人之常，叨朝廷之祿，不至凍餒足矣，何求富爲！』裴安卿立心要作個好官，選了吉日，帶着女兒起程赴任。不則一日，到了襄陽。蒞任半年，治得那一府物阜民安，詞清訟簡。民間造成幾句謠詞，說道：

襄陽府前一條街，一朝到了裴公台。

六房吏書去打睡，門子皂隸去砍柴。

光陰荏苒，又早六月炎天。一日，裴安卿與蘭孫吃過午飯，暴暑難當。安卿命汲井水解熱，霎時井水將到。安卿吃了兩盞，隨後叫女兒吃。蘭孫飲了數口，說道：『爹爹，恁樣淡水，虧爹爹怎生吃下那些？』安卿道：『休說這般折福的話！你我有得這水吃時，也便是神仙了。豈可嫌淡！』蘭孫道：『爹爹，如何便見得折福？這樣時候，多少王孫公子，雪藕調冰，浮瓜沈李，也不爲過。爹爹身爲郡侯（四），

飲此一杯淡水，還道受用，也太迂闊了。』安卿道：『我兒不諳事務，聽我道來。假如那王孫公子倚傍着祖宗勢耀，頂戴着先人積攢下的錢財，不知稼穡，又無甚事業，只圖快樂，落得受用。却不知樂極悲生，也終有馬死黃金盡的時節。縱不然，也是他生來有這些福氣。你爹爹貧寒出身，又叨朝廷民社之責，須不能勾比他！還有那一等人，假如當此天道，爲將邊庭，身披重鎧，手執戈矛，日夜不能安息。又且死生朝不保暮；更有那荷鋤農夫，經商工賈，辛勤隴陌，奔走泥塗，雨汗通流，還禁不住那當空日晒。你爹爹也比他不已是神仙了？又有那下一等人，一時錯誤，問成罪案，囚在囹圄，受盡鞭撻，還要肘手鍊足，這般時節，拘于那不見天日之處，休說冷水，便是泥汁也不能勾，求生不得生，求死不得死，父母皮肉，痛癢一般，難道偏他們受得苦起？你爹爹比他豈不是神仙！今司獄司中見有一二百名罪人，吾意欲散禁他每在獄，日給冷水一次，待交秋再作理會。』蘭孫說道：『爹爹未可造次！獄中罪人，皆不良之輩，若輕鬆了他，倘有不測，受累不淺！』安卿道：『我以好心待人，人豈負我？我但分付牢子，緊守監門便了。』也是合當有事。只因這一節，有分教：

應死囚徒俱脫網，施仁郡守反遭殃。

次日，安卿升堂，分付獄吏將囚人散禁在牢，日給涼水與他，須要小心看守。獄卒應諾了，當日便去牢裏，鬆放了衆囚，各給涼水。牢子們緊緊看守，不致疎虞。過了十來日，牢子們就懈怠了。

忽又是七月初一日，獄中舊例，每逢月朔，便獻一番利市。那日燒過了紙，衆牢子們都去吃酒散福，從下午吃起，直吃到黃昏時候，一個個酩酊爛醉。

那一千囚犯，初時見獄中寬縱，已自起心越牢。內中有幾個有見識的，密地教對付些利器暗藏在身邊。當日見衆人已醉，就便乘機發作，約莫到二更時分，獄中一片聲喊起，一二百罪人，一齊動手。先將那當牢的禁子殺了，打出牢門，將那獄吏牢子一個個砍翻，撞見的，多是一刀一個。有的躲在黑暗裏聽時，只聽得喊道：『太爺平時仁德，我每不要殺他！』直反到各衙門，殺了幾個佐貳官。那時正是清平時節，城門還未曾閉。衆人吶聲喊，一闕逃走出城。正是：

鰲魚脫却金鈎去，
擺尾搖頭再不來。

那時裴安卿聽得喧嚷，在睡夢中驚覺，連忙起來，早已有人報知。裴安卿聽說，却正似頂門上失了三魂，腳底下蕩了七魄。連聲只叫得苦，悔道：『不聽蘭孫之言，以至于此！誰知道將仁待人，被人不仁！』一面點起民壯，分頭追捕，多應是海底撈針，那尋一個？次日這樁事，早報與上司知道。少不得動了一本，不上半月已到汴京，奏章早達天聽。天子與羣臣議處，若是裴安卿是個貪賊刻剝，阿諛諂佞的，朝中也還有人喜他。只爲平素心性剛直，不肯趨奉權貴，況且一清如水，俸資之外，毫不苟取，那有錢財賁緣？所以無一人與他辨冤，多道：『縱囚越獄，典守者不得辭其責！又且殺了佐貳，獨留刺史，事屬可疑，合當拿問！』天子准奏，即便批下本來，着法司差官扭解到京。那時裴安卿便是重出世的召父，再生來的杜母，也只得低頭受縛。却也道自己素有政聲，還有明白之處，叫蘭孫收拾了行李，父女兩個同了押解人起程。

不則一日，來到東京。那裴安卿舊日住居，已奉聖旨抄沒了。僮僕數人，分頭逃散，無處可以安身。